

Xin Xing Chong Shu

关注人间

刘德林 著



大连出版社

关注人间

刘德林 著

38.00元

新星

刘德林
88.16

大连出版社

关注人间

作 者:刘德林

责任编辑:星 鸣

封面设计:艾 旗

摄 影:益 民

责任校对:高彦皓

出版发行:大连出版社

社 址: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 编:116001

印 刷:本溪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80 千

印 张:9·5

印 数:001—2100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ESBN—80612—425—X/I · 62

定 价:17.00 元

付出总有回报

——序刘德林《关注人间》

从 绪

德林嘱我为其书作序。

自中国实行商品经济之后，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变化可谓大矣。文化与金钱的天平开始倾斜，金钱的法码越来越重，而文化的法码则越来越轻。文化人的所作所为，在世人的眼里，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甚至不可思议。

然而文人并不自轻，中国的文化人自古便有出书的情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这种情结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象自己这种受到奇耻大辱的人，之所以还要忍辱偷生，就是因为自己的那部书没有完成，他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很自信，相信自己的书会流传千古。然而，今天的文化人，是很难有这种自信的。但是，明知自己的作品不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依然去孜孜以求，

这岂不更值得我们赞叹吗？

对物质的追求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然而，对精神的追求却是人类进化的原动力。相比之下，精神的追求要比物质的追求更重要得多，更高尚得多。没有这个，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还有多少呢？我去过德林的家，在现代城市中，称为陋室毫不为过。然而，当一个人在这样的陋室中，却醉心于一本书的出版，我们真的可以借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结尾的一句话了：“孔子云：‘何陋之有？’”

德林是记者，先是在《本溪法制报》工作，后调到《本溪日报》。在中国，凡是搞新闻工作的都统称为记者。其实记者与记者是不一样的，记者有大有小，和中央大报记者相比，地方报纸的记者只能称为小记者，因为受地域和重大事件的限制，地方记者很难写出有轰动效应并永垂史册的重大新闻，很难有所作为。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记者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事业的孜孜以求。于是，他们付出了比大报记者更多的艰辛，付出了比大报记者更多的汗水。同时，还要有勇气去承受和面对世俗的偏见，比如出书。

其实，德林的书还是相当有特色的，这是我在阅读书稿时的一个突出的印象。这个特色就是质朴，这质朴的风格可以说贯穿作品的始终。

质朴，是新闻的要义，新闻的真实性亦体现于兹。很多新闻作品之所以动辄失实，人们不信，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多哗众取宠之心。我们的新闻要赢得读者，走进读者的心中，就必须认真反思自己，老老实实从质朴做起。然而，在当今浮华的世界里，一个人要坚持质朴，又是何等的不易。

所以，德林的书，因为质朴，整个书透着一股亲切感，和

读者是朋友，仿佛作者在书里和你推心置腹，把他所能把握的世界用质朴的笔描绘下来，如同一幅幅画面，摆到你的面前，让你自己去鉴赏。也就是说，他极少去评说这个世界，而是展示出来，让你自己去认识，去感知。

因为质朴，读德林的书，你能够感觉到德林采访的深入以及和采访对象融洽的交流，书中很多感人的细节，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采访，如果没有和采访对象融洽的交流，是很難写出来的。比如《大连知青在桓仁》这篇作品，作者对大连知青命运的关注和真实的再现，就充分体现了作者艰苦细致的采访和善于把握采访对象的本领。否则，作品就不会如此感人。

因为质朴，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有自己独到的视角，这独到的视角使得德林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写潘世界，这是一篇难度很大的报道，因为潘世界是本溪的名人，写他的报道不下几十篇，而且雷同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然而德林正是用自己的质朴的风格去发掘潘世界日常生活中的质朴，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潘世界。

因为质朴，德林作品的语言极具风格，个性化的语言以及对俗语的巧妙运用，使得德林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亲切感。作者如同一个评书演员，听众团团圆坐，听他娓娓道来，说的都是大众话，百姓嗑。做到这一点，没有点语言的功力是不行的。

然而，质朴并非代表完美，德林的质朴同时也使得个别作品显得有些粗糙，缺乏概括和提炼，以致影响到作品的深度。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

“就做最好”。这虽然是步步高 VCD 的一句广告词，但这句广告词给人的启迪是深刻的。人生在世，要有所成就，必须少说多做，只要耕耘，就有收获，光说不做，废物一个。当然，“要做就做最好”是很难的，但却可以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这几年本溪文化人出书者不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现象。相信德林的集子在这些书中特别是在新闻类的书中，定会有其一席之地。

1998 年 8 月 6 日



目 录

付出总有回报

——序刘德林《关注人间》………从绪

大连知青在桓仁	1
李长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28
老碴子新主儿	49
特殊绰号	66
他这个人	72
澄清灵魂的家	
——本溪监狱采访记	78
弃婴让我们震颤	91
职业病的呻吟叫痛社会	99
走不准的钟表市场	106
音像市场管窥	112
海味在山城登陆	117

燃气热水器缘何成杀手.....	123
山城咋干净.....	128
火苗，不是一种颜色.....	134
鸽子何时放飞.....	141
阳光是线，爱心是桥.....	147
春风有形拂幼苗.....	153
李金满活脱脱一个好人.....	160
本溪巡警捧心走长征.....	164
点土真成金.....	172
败落的花朵.....	179
国库被盗 2 0 万.....	187
五里甸子悲歌.....	201
有人竟讨伐善良.....	208
杜冷丁谁碰谁倒霉.....	214
您好，本溪的“二哥大”.....	218
我们和残疾人共沐阳光.....	238
哥哥你站潮头.....	245
官人武士.....	254
后记.....	277

大连知青在桓仁

· 上篇 ·

苦难的生命灿烂在第二故乡里

关于知青的话题，似乎已被名家高手写尽。所以再写，甚怕人说我是蠢才。然而，当我置身于就在我们身边的桓仁满族自治县时，面对仍旧滞留在桓仁的大连知青，他们的故事着实让我，流下了平生以来最多的泪。

这些滞留在桓仁的知青的青春哪去了？他们的乡音怎么没了？他们还想家吗？他们这28年来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的子女现在过得好吗？这一切一切的问题逼迫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欲说当年好困惑，欲说当年好辉煌，欲说当年好流泪，欲说当年好怨恨，这是他们的心音；欲说将来也好清醒，欲说将来也好明智，欲说将来也好无奈，欲说将来也好精彩，这也是他们的格言。

——作者导言

桓仁是辽宁最东部的一个内陆县。地理位置使然，注定了该县与大海无缘。谁料想，28年前的某一天，该县也涨过一次大潮，而且大部分山岙沟壑里，一下子飘满了浓浓的海蛎子味儿，而且一飘就是多年。

地名跟人名一个理，也有雅称俗叫，也有改一改换一换的时候。大连就这样，有段时间它不叫大连，而叫旅大。

距今28年前的1968年，那一年的渤海一定是最咸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旅大人，哭鼻子抹眼泪的最多。是年10月，应届的和不应届的在校生，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11、12、14、23、27、32、532厂子弟学校、甘井子区半工半读学校、石油七厂子弟学校、旅大玻璃厂子弟学校等10个中学的初一到高三的6届应届和不应届的学生，扛着行李卷儿，有条件的带个柳条箱子或木箱，告别父母、亲人，离开家乡，全下来了，来到了山多林大的桓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识青年”。

这批从渤海之滨大连下乡到桓仁山区来的“知青”，蔚为大观，总人数是3528人。

几组专列把这些“知青”拉到南甸后，便把他们都卸下来了。桓仁不通火车，于是他们又爬上了几百辆特意来接站的大解放汽车的货箱，颠簸地踏进了桓仁的黑土地。

桓仁敞开了胸膛，山里人以自认为是最热烈最隆重的方式：敲锣打鼓、杀猪宰羊，欢迎远道而来的知青们。

桓仁大地，总幅员为3547平方公里，而这3528名知青，一下来便被分解到了桓仁的12个公社，79个大队，496个小队。从这个明了的数字意义上说，在桓仁，在这块

每一平方公里略多一点儿的黑土地上，便站立着一位来自海滨名城的年轻人。于是，大连的知青与当地的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了。并用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作本儿作底气，拚着吃奶的力气，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在幅员 3547 平方公里的桓仁大地上，部分地区都涨了一次海潮，并且天天能听到一群群操着浓重海蛎子味儿的说话声了。

这海蛎子味儿一直在山沟里弥漫了多年，直到 28 年后的今天，桓仁的山村里，依旧还有操着海蛎子口音的大连人和他的后代在生息、繁衍，在讲述着大连知青在桓仁有血有泪有歌有泣有喜有忧有甜有酸的绵绵长篇真实感人的故事。

一生中最葱茏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他们无一保留，倾囊奉献给了山乡。知青为桓仁山区的发展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应载入史册。而今，尚有 44 名昔日的知青，在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后，又在献中年、献终身和献子孙。甚者，已把自己的骨肉，全部献给了桓仁大地。

一年一度葱绿的小草承认，它吸收过知青的青春，一望有垠的稻田也承认，它消耗过大量的知青青春；而今三十岁以下的那几茬人也承认，他们从知青的身上吸取了许多知识的养分；无论是农业、工业、林业、建筑业、教育业，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用不着费多少力气，便能发现知青们所做出的贡献。

虽然 3 年 5 年后，大部分知青陆陆续续地返回城，或回到大连，或回到本溪市里，但桓仁应该承认，本溪也该承认，这批三千多大连知青的青春，都献给了桓仁。这是抹不掉

的历史事实,何况如今,还有 44 名知青依旧战斗在桓仁。回城的路太漫长了,以至于 44 名知青,走了整整 28 载,却还没有走出桓仁。估计今生今世他们是走不出桓仁,回不到大连了。于是,人们对于第二故乡,便在毫无保留地献过青春后,又开始着手献终身、献子孙了!

这 3528 名知青,先是被本溪市的建筑、纺织、房产、公安、新闻、医疗卫生等部门抽调走 400 多名后,大连也先后几次伸出温暖的手,牵扯着知青的手,领着他们回到了大连。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刚刚下乡那时,说好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于是,便先后有 500 多人涉足婚姻天地,成家育子,真真地摆起扎根的架式。

知青与知青间喜结婚姻良缘的,回城没受到太大的限制和耽误,其实知青与知青结婚的,全桓仁不超过 40 对;一头沉的,即一方是本地的却占总数的 90% 以上,于是这已婚的便颇费周折和麻烦了。这 44 名至今扎根在桓仁的大连知青,之所以扎下根来的主要原因,大致便是一头沉的婚姻所致。

当然这里也有例外。也有事业有成、官运亨通,走不了、或走了舍不得的。也有心有所转,情有所移,渐渐喜欢上这里的山水,爱上这里的天地,抱定在这里干一辈子的。但大多数还是因为无奈。

记者日前对在桓仁的大连知青采访时,发现只要记者提起大连,他们的眼睛便立即像涂了一层亮油,一亮过后,便是湿润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真能打动铁石心肠的人。

他乡异地,照样有出息。现已官至主管全县工业的副县长黄柏栋,就是 28 年前的大连知青。

严格地讲来，桓仁是黄柏栋的第三故乡。与共和国同龄的黄柏栋出生在浙江的诸暨。诸暨是绍兴所辖的一个县级市。他在江南长到 10 岁时，由于父亲被分配到大连工作，这才随父亲来到大连。1968 年来到桓仁时，他年仅 19 岁。

他从江南到大连，又从大连到桓仁，也真应了“相知无远近，万里可为邻”这句话了。虽然真正的青年点生活他经历的不长也不多，但他确实累过、苦过，自然少不了玩命和拼搏了。

他与 60 多名知青被分到了普乐堡公社（乡）大青沟大队（村），一个全是朝鲜族的生产队。

一下子去了这么多知青，给当地农民带来的麻烦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每晚都要开会，或学习或讨论不一。以前人家使用的都是朝鲜话，可现在却不行了。学一段毛选读一篇社论，先是朝鲜语，然后还得找人一句句地翻译。

他被分到了农民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当然也得跟人家一样干活劳动了。上山割柴禾，他与房东的小子割得一般多，往家捞木头，人家捞几趟，他也得捞几趟。那几年，雪出奇地多，也出奇地大。一尺多厚的冰天雪地里，他要徒步行走 25 华里。然后爬上足有 3 华里的山岗上，一趟趟地往山下捞木材。一个头晌三四趟，一个后晌再来三四趟。他说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每到天黑往回走时，那 25 里路简直是一步一步挪着走回去的，浑身剩下的吃奶劲都没了。

然而他算是相当幸运的。

1969 年 5 月中旬，回龙水电站兴建工程需要一批民工，少言寡语、就知道埋头干活的他被选上了。于是他来到

工地，一年四季穿水靴、雨衣雨裤，抱着风镐打洞。

他的收入也算挺丰。一天 1.86 元，他得 0.86 元，那 1 元钱交生产队。钱不白交，生产队给他记一个工，那时的一个工也不薄，值 0.36 至 0.54 元，根据年景儿好坏而定。

1971 年 10 月，他被招工到了县五七中学，当了三年班主任老师后，改做共青团工作。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到一线，他去了。整整一年，打石头砌梯田、种地、锄草，所有的农活都干到了，成为活脱脱的农家把式。

那时候不兴作样子玩虚弄假，干活就是干活，必须是真正的实的。白天干活，晚上还要组织社员学毛选。

党很快发现了这个好青年，张开了双臂，把他迎到组织里来。不久，党又派他到坐落于县城里的东关小学任校长。他在这所小学“以校为家”，带头苦干，赢得了许多人的高度称赞。

后来他病了，严重的肾炎险些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战胜疾病，并带病参加高考，一举中榜后，脱产学习。学有所成后，又被推为铧尖子乡党委书记，1993 年党代会上，被选为县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翌年底，县人大任命他为县政府副县长。

一个知青，用自己的憨实的脚步，一步步地从山沟里走出来，并且走到了县长的位置，这里既有他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同时更应看到，桓仁的山水是养人的，桓仁的土地是出息人的，桓仁的胸襟是坦荡的，它不排外，它能容天下的有识之士，只要你爱它，并为它的发展和变化贡献你的力量，桓仁便记着你，感念你，视你为这块土地忠诚的儿女。

而今，黄柏栋的儿子已是他初到桓仁时的年纪了，他与土生土长的妻子住在县城里，他说他这辈子是不会离开桓仁的。他要把今生今世的情愫，都深情地献给桓仁大地，让生命灿烂在第二故乡里。

一个大连知青，能如此爱恋桓仁这片土地，这爱似乎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为珍贵，更为有意义，我们应格外地珍视和珍惜！

· 中 篇 ·

嫁给山野炊烟的女人

根扎在了桓仁的黑土地上，越扎越深。而今，她已出落成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山乡人啦。她是目前滞留在桓仁的大连知青中，家境平淡，困难最突出的一位。

毕竟是山区，本是阳光灿烂的3月，却大雪皑皑。在副县长黄柏栋的陪同下，记者总算来到了她家里。

她叫段连英，今年46岁。28年前她来到这个叫雅河乡南老台子村第7生产队的时候，还是位年仅18岁的黄花少女。

她身高1.67米，相貌端庄，年轻时一定是个挺有姿色的人。许是山村的风太硬？吹没了她本应拥有的中年秀美；许是乡下的炊烟太浓太烈？女人的风韵被熏得荡然无存；许是猪哼狗吠马嘶鸡鸣牛哞驴叫的声音太醉人？以至于她扔

了海蛎子味儿的乡音；也许是真应了“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话儿了？她浑身上下已没了一点城里人的痕迹。她的变化真大，亦真显著，恐怕只有她的内心还保存着一点城里人的风韵。

一个女人最怕的是嫁错男人。采访自始至终她丈夫都在场，于是我不便询问也不能探问，她是不是嫁错了男人？但我们依稀地感觉到了，她似乎是个嫁错了男人的女人。

她下乡的第二年便跟比她大 10 岁的本村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结了婚。她丈夫个头只有 1.60 米，于是矮丈夫高女人便开始了“穷日子穷过”，这穷日子穷过是她自己说的。

大女儿外出打工期间，结识了同是打工的一位河南人，于是一下子嫁到了河南农村。

她的家境比较糟。当初落实知青政策时，变户口抽工的名额她让给了丈夫，于是她至今还是农村户口。全家 7 口人，只有她一人分到地。有水田 4 分，旱田 3.3 分。生活在农村，竟没有地，一年全家人光买粮食也得 2000 多元钱。

全家的收入也欠丰。1995 年她丈夫给全村放牛。放一头牛一年挣 70 元钱，一年下来只挣了 1000 多元。多亏孩子大了，都纷纷走出山村，到城里打工，养活自己，并隔三岔五地往家邮些钱来。

她现今住着 70 年代的“备战房”，年久失修，后墙龇牙咧嘴的，只好用木桩支撑着。屋里南北两铺炕上，连一张炕席也没有。

段连英 28 年间，只回大连 5 次。每次回大连，她说她都躲着同学，怕看见熟人。她似乎觉得比人矮了半头，故尔羞